

母语在他乡

2016“上海写作计划”已于9月初启动，今年的主题是“母语在他乡”。这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的主题演讲。笔会分作两次刊登参加本次“写作计划”的十位海外作家对这一主题的不同阐述，敬请关注。

——编者

你们携带着各自的母语来到中国的城市上海，用英语交谈。英语，这一部分地区的母语，现在成了世界语，没有它，简直没办法出门旅行。于是，许许多多句式，服从同一种语法；许许多多词汇，归纳成普遍性常用语；许许多多语音，消失了，由这种语音结构而成的声带、咽喉、后唇的

共鸣腔，退化功能。别看这世界很喧哗，事实上，声调简单，在同一频率上进行。所以，我无比期待，期待听到你们用母语朗读，母语是孕育文学的胎床，在这全球化的时代，亦成为文学的飞地，让许许多多声音在上海的天空中飞行。

——王安忆

“即使是祖国的雾气……”

[俄国]叶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娃 / 胡佩华(译)

俄国十九世纪诗人亚历山大·格里博多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即使是祖国的雾气，于我们而言，也是甜蜜又舒心的。生活在他乡的人们思念的都是一些貌似稀松平常的事：家乡的菜肴，老家的风光。但在他乡尤为难得是听到自己的母语，“家乡话比莫扎特的音乐动听多了。”异国街头飘来俄语声，他会冲向那人“你是俄国人？”“是的，我们是俄国人。”这就是他们交流的内容。我一个已定居伦敦的朋友就曾要求寄俄语书给他。当然这是在互联网到来之前的时代。现在全球网络的发展让人们随时阅读到母语变为可能，随时与一同离开家乡的亲朋好友进行交流成为可能。但有趣的现象是，我有个从俄罗斯移居到澳大利亚的朋友，他在澳洲已生活了二十年，大学教书的同时也写作，写些科幻作品及小说。他创作科幻作品时用英语写作，写小说和诗歌时就会使用俄语创作，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也都是俄国人。

依我之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好的一本书是《说吧，记忆》，这本书是他在国外创作的，回忆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幼年时代。他很多书都是用英语写作，然后又自己翻成俄语，更

准确地说是又重写了一遍，因为用俄语写成的书读起来感受到的是不同的韵味。

许多俄国作家和诗人，作曲家和艺术家，科学家及其他领域中富有创意的人们在不同时期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俄国。有些是因为革命或受到迫害被迫逃离，有些是为找寻更好的生活或追求自由自愿离开。无独有偶，六位曾获诺贝尔奖的俄国获得者有三位移居了国外，他们是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茨基罗。还有一位是生活在前苏联，因为躲避迫害而被迫放弃诺贝尔奖的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俄语在国外的命运也是高潮起伏命运多舛。全世界都在向俄国文学致敬。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在回答首次接触俄语这个问题时的答案几乎都是从文学开始。十八世纪俄国科学家及诗人罗蒙诺索夫写道：“国王查理五世过去曾说过，西班牙语是与上帝对话的最好语言，而与朋友交流要用法语，与敌人对峙用德语，同女性交谈还属意大利语。但如果他会说俄语，他一定会加上俄语是与所有人都匹配的语言，因为俄语有西班牙语的壮丽，法语的活泼，德语的刚毅，意大利语的温柔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内容丰富和叙事简洁。”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大半辈子都在国外生活，后来入了法国籍。作为沙皇时代的一个异己分子，他写道：“在疑惑和痛苦地思念祖国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真挚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要是没有它，谁能看见故乡的一切，谁不悲恸欲绝？然而，这样一种语言如果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多么的不可置信啊！”

对一个外国读者来说可能很难猜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散文经翻译后失去了多少韵律美？同样，外国人也

很难理解为什么普希金会被认为是俄国最好的诗人。普希金诗的魅力在于隐藏在他那些绝妙形式背后的含义。

要准确地掌握一种语言需要多年的全身心的学习。当人们无法像母语那样掌握这种语言，他也许也可以询问去旅馆的路，做个解释，自我介绍一番，也能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中。但却无法完成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母语的帮助下完成他身份的论证，他不能开个很好的玩笑并理解许多的幽默内涵，他无法关注细微之处和奇异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他失去了他部分的个性。作为性别符号、外貌及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一些事上，母语在人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试图在他乡传达我对母语的看家，谢谢！

关于作者
叶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娃 (Ekaterina Cheban, 1986年 出生)，目前在摩尔曼斯克市医院人力资源部工作。18岁开始写作，迄今已出版过五部作品，获得多个奖项。



雾海上的漫游者(油画)卡斯帕·弗利德里希[德]

这次旅行之前，我正在写剧作家萨尔卡·维尔特的传记。她是研究葛丽泰·嘉宝电影脚本的专家，也是30年代好莱坞著名的流亡犹太人士。

萨尔卡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她与讲英语的美国人的交流就像一部默片：只能通过手势或简洁的词语伴着凝视、微笑或拉长着脸来相互交流。同她一样，许多原本在国内创意非凡的欧洲艺术家们因为纳粹迫害的缘故委身美国，受制于有限的英语单词，遭受语言带来的持续折磨。

在文中，为了寻找工作，萨尔卡被迫在成年时在他乡重新开始学习英语。但作为沙龙女主人，她的母语一直伴随在她左右。每星期下午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就会迎来许多作曲家，电影、戏剧导演、演员、医生和作家。索尔卡的沙龙是他们用母语交流的场所，她的房子就是那些远离祖国寻求

知识自由的人士一个避难所。她的座上客、流亡美国前在瑞士避难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1941年写道：“当祖国变成了他乡，他乡就成了故乡。”

写作于我个人而言是我活着的代言。我要大声而平和地表达心声。我不善言辞，如果我的写作受到了某种限制，写作于我就失去了意义。这份工作是与勇气相连的。

我更喜欢创作小人物——那些失

正如王安忆所言，我们带着各自的母语来到上海，用英语这种全球语言进行交流。英语自然是我的母语——我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出生长大——但是作为一个在外国旅行的非裔美国人，母语是我的依靠，而非通行证。除美国、非洲、非洲侨民区以及欧洲的大城市之外，我或许会来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不多的国家：我会被冷眼旁观、上下打量后归类为一个高个子、深色皮肤的、梳着奇怪发髻的女人。我用英语绝非因为技高一筹，亦非想享受任何特权，而只是力图从各种障碍中得到切实的解脱。因此，无论我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旅行者一同到访哪一个国家，我都不会再怒气冲冲，而是去认真聆听本地人讲话——像倾听音乐一样，去听各种母语。

一直以来，我像欣赏音乐一样倾听和品味语言。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部分原因归功于此。阅读时叙述者美妙而富有想象力的声音回旋在脑海里，我会心存感激。我能听懂一些法语、西班牙语还有一点点德语，大声读出任何语言都会让我感到由衷的快乐。因此当我回家发现门廊上的一份惊喜的礼物《罗塞石》(中文版)时，我非常高兴，那是我的前夫和女儿听说我获赠

笔会

译文·上海写作计划(上)

因为都是女性

[西班牙]努里亚·阿诺 / 胡佩华(译)

我加泰罗尼亚语创作长篇和短篇小说，因为母语写作在选词上可以更为准确，也能感受到一种音律的节奏。但是另外一些小文章——散文或是传记等就会用西班牙语创作。作为一个作家，我喜欢审视每一个词的含义和音乐性。有时脑中闪现的原词会带着所有的美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一些新的词语慢慢地填满那些空白，一个接一个，就像出现在高压线上的一只只小鸟。

关于作者
努里亚·阿诺 (Núria Añó, 1973年 出生)，作家、翻译家。1990年发表首篇小说即在当地获奖。其作品已被译为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波兰语。200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艾丽莎的孩子们》，入选第24届加泰罗尼亚文学奖终审名单第三名。

像聆听音乐一样

[美国]丽萨·提斯利 / 杜海燕(译)

如果这个世界可以用音乐的五声音阶表示，那么任何类型的音乐都能在“异域”演绎中遇到似曾相识的感觉。音乐一直都是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不认为英语本身拥有任何特质，也不是想批评英语的多种口音和节奏，亦非思考这里面的全球化——而是笼统地讲，各种不同方言的声音可以用来欣赏，欣赏它无尽的音色各异的美妙。

举例来说，在海地这样的国家教书，我需要有一个译者来翻译学生们的克劳尔语，自己说英语时也刻意对译者说得很清楚。我听到他把我的话翻成融入了克劳尔语的法语，虽然我不懂这些克劳尔语词汇，但可以将其当成音乐来欣赏。我把我们所有的交流都当成音乐来欣赏。我可以通过语调来区分出学生们

波兰文学 与四个诺奖

[波兰]玛尔歌泽塔·哈米森(译)

斯《百年孤独》。这部拉美最杰出作品之一对我影响巨大，以致促使我做出了学习西语和拉美文学的决定。

我为什么要告诉您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希望四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能有助于佐证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管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有人学波兰语。

很高兴作为一个波兰人并且是用波兰语写作的作家，我现在可以身处上海并加入这个来自多个国家的作家团队。谢谢你们创造了这个可能，在中国，上海，我能用我自己的母语说话是多么奇妙的感觉。我真诚地感谢这个拥有世界最古老文化之一，全球14.1%的人口说同一种语言的中国能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来到这里。上海写作计划架起了一座语言之桥，一座增进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和欣赏的桥梁。

关于作者
玛尔歌泽塔·哈米森 (Malgorzata Budzinska Dora Hamison, 1964年 出生)，波兰作家、编剧、译者。已创作出版《每个女孩的秘密日记》(共七册)等多个系列作品，译作有《20世纪简史(1956-1982)》(西班牙语译为波兰语)、《一千零一夜》(英语译为波兰语)等。短篇小说、诗歌曾入选西班牙出版的多部选集，并有作品在希腊出版。

用母语做出的反馈和评论或者提出的问题，也辨别出译者对其进行的简化，或是为交流而进行的编辑。我的回答又用的是英语——我把耳中听到的都当成是音乐。这条完整的音轨包括公鸡在远处的打鸣、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玩耍声、被声音柔化的马达加斯加修女们追着奔跑的声音。

这就是我旅行的方式：印尼、澳大利亚、尼日利亚、瑞士、巴拿马、意大利、墨西哥、新加坡……在每一个平安落地的地方。在旅行途中欣赏到另一种文化时，我把语言当成音乐来听，不去担心发音、语法规则，或者词汇。虽然，我可能会遭到歧视，在一些门卫的思维里被当成是危险、贫穷以及犯过罪的人，但我不会根据他们讲不讲英语来判断他们。我赞美那些充满音乐的声音和语言，包括我自己的(母语)。

关于作者
丽萨·提斯利 (Lisa Teasley, 1962年 出生)，著有知名小说《热信号》和《潜水》，短篇小说集《暗中璀璨》曾获得大量奖项。她的作品被收录进多个跨国出版物中，在美国多所大学的写作项目中教授虚构小说。

祖先泪水的滋味

[西班牙]安娜·卢比奥·范多斯 / 胡佩华(译)

这是一首略带悲伤、有着忧郁歌词的传统歌谣，需用伤感的方式慢慢吟唱。

在我的祖国，人们有泪不轻弹。我们不哭。但我们的祖先通过他们特别的声音来表达悲哀。如今，当我们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依然能体会到泪水的滋味。

在我离开祖国时，我没掉一滴泪。那些背井离乡不能言说的千言万语都被装入口袋，我转身离去时，也能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而兴奋不已。我独自一人，义无反顾。

我并不后悔所做出的决定。虽然，此时的我正困难重重，我还没有能力去领会身边那些快乐而丰富的语言。那一刻，于我而言交流还是未解的谜。

在我的祖国，人们习惯化微笑为大笑。我们情不自禁。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通过他们特别的声音来珍藏柔软的羽毛。那样，在我们发出这些声音时，他们挠着我们大声笑。

我在此地已生活一周。每天早晨搭乘公交车上班。人们互相交流，让我平添羡慕，过去我可从未认识到向人倾诉的必要。我观察着他们的肢体语言。他们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帮助我自编一出自我对话的场景。我很愿意与人交流，但还开不了口，我只能和寂静对话。

车厢里涌入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叽叽喳喳，很是嘈杂，我望着他们。他们互相开着玩笑，笑声溢满整个车厢。我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嘻嘻哈哈，但我做不到。我发现脸上很难挤出笑容。在我企图弄明白自己的这个状况时，他们笑声中又有了眼泪，这又哭又笑的样子让我妒忌不已。

我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吐出，闭上双眼，把自己掩藏在说笑者中间。我试着再次面带微笑，但依然无法释怀。再吸一口气，空气中充满着欢欣、年轻的喜悦，我憧憬我的心也能欢欣雀跃满血复活。

但一直无法开口交流的事实将我的心脏冻结成冰。这些天来它只是机械地跳动着。背地里，我把那些好玩的词从口袋里一个个取出，放入嘴里像饼干那样咀嚼。我希望它们的羽毛能抚慰我的心灵。

然而我那可怜又孤独的心啊，已把羽毛的呼吸变成了悲伤的夜莺，它们用佩特内拉调替代了我的笑声。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的心学会了哭泣，不仅仅为了自己，我遗失了我的笑容。

在我的祖国，人们不说“我爱你”。我们做不到。但我们的祖先通过他们特定的声音来珍藏拥抱的旋律。后来，当我们发出这些声音时，我们将这些呼出的气体变成了一首美妙的爱情之歌。

我下了车朝工作地走去。我看见一对情侣放开彼此相握的手朝不同的

方向走去，但偶尔，他们回过头彼此说一句我不明白的话语。没关系，我知道他们在互相表达“我爱你”。

我追随着“我爱你”的火苗一起走，内心里，驻扎在心中的夜莺依然在颤颤地奏出佩特内拉调。

微风促使我努力工作。每个人都伸出双手祝贺我。他们很友好，我有了个小小的白色小木屋，我打算每天八个小时只用一种语言与这片大地交流：数数。

连续工作四小时，之后的半小时休息时间里，我慢慢啜着咖啡，热气轻抚脸庞，让我有丝丝暖意感到温暖。我想说“我爱你”，但又意识到自己正一点点遗忘一些单词。我不得不从口袋里慢慢掏出它们。第一个取出的是“孤独”，咖啡的热气慢慢包围了它，这才让它有了些许的柔情。如果它是一块巧克力，我想咬它一口。只是我不敢，这是个毫无温度的单词，如果它把我凝固在中央我该如何是好？虽然现在它有了那么一丝的柔软。我把它重新放回口袋。我捡起另外一些词，简单单的一些词，有介词，副词和所有表示欣喜的形容词。再回去工作时，我的胸膛塞满了那些难以言表的单词。献给我的那些数字，献给我的沉默。

在我的祖国，人们悄声说出他们的悲伤。我们情不自禁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通过他们特定的声音珍藏微风中的忧郁低语。然后，在我们发出这些声音时，我们的呼吸成就了一个柔和的嗡嗡之声。

我精疲力竭回到家，蜷伏在餐角边，抵着墙。我要告诉它一切，我要说那冒着热气的咖啡，那一个数字，那没人对我表白的“我爱你”……

在我的家乡，用母语喃喃细语带给我无比的舒心，但在这儿，一个他人的国度，我需要祭出更高的嗓门才能说出每一句话。在还没发出厉声尖叫之前我赶紧闭嘴。我深深瞥了自己一眼，寻找那些耳语之声，但我只找到一只鸣唱佩特内拉调的小鸟。忧郁渗入我整个静脉，通过血液输送，直达指尖。我拍打墙壁发泄悲伤，我吮吸一个个手指，用舌尖感受着泪水的滋味，但一切徒然。

我试着再次喃喃地诉说悲伤，但能做到的是发出声声嚎叫。我越来越狂躁，连自己都感到害怕。闭上嘴巴，不停地捶打着墙面。过了一会儿，我从口袋里取出孤独，用咖啡的热气揉搓它，定定地望着它，我们相互凝视，同时身体的旋律，和着夜莺悲伤的歌一起回荡在整个屋子。

关于作者
安娜·卢比奥·范多斯 (Ana Rubio Fandos, 1975年 出生)，目前是加泰罗尼亚语教师，也教授文学叙述课程。已出版三部作品并多次获奖。